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五十五至五十八

詳校官侍讀_臣陳崇本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馮培

校對官中書_臣王慶長

膳錄監生_臣郭治怡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五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二十五

夏侯湛

弟淳 淳子丞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少為太尉

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
疑以自廣其辭曰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
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
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
立而登宰相之明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
華談先王之語入閭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輝干當世
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
鳳棲五柢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

文蕩貽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
精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
吾子之陸沉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
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
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挹關
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為大夫顯為卿尹於何有
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迴一翼令吾子
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

驤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沉默使吾子棲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咨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寔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褻飾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凡以覽其概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

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
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僕也
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
大夫之列頗闢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
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
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道遙以
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
所置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

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黠妍嘔喁辯佞隨羣班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

收清響黎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
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
草苗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
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
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
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
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
可充衛士之釁盈掃除之器譬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

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爐增勢若燎原之煙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喻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蹇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謂陵增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為務受任者以進才為急今也則九州為一家萬國為百

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
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
胤弘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
傳詩書講儒墨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
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為功也重矣時而清談
則為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
居逸而思危對食而有乾令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為
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不知士者無

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
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
蔑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勲抵枹管仲蹉電晏嬰遠升鼎
湖近超太平方將保重嗇神獨善其身玄白沖虛乞爾
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
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蹶躓鄙事取才進人此
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噲風飲露不食
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

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沉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之迂桓公或投已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廚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擢

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
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
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鉛刀不能
入泥騏驎驊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鴛蹇不能邁敵
百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
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覺
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朝
堂答世問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

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為其不自銜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劬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為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徼文傅說操築以寤主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黜於士

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清塵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為野王令以卹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乃作昆弟誥其辭曰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昆弟淳琬瑄謨總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於訓籍傳於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

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
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
侯寅亮魏祖用康乂厥世遂啓土宇以大綜厥勲于家
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
后府君侯祇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
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
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叙乃命世立言越用繼

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
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
蔡姬登遐隘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
姑惟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
席橐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
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睿智奕世載
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
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

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
豈惟予躬是懼寔令跡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
豈唯令跡是畏寔爾猶是儀嗚呼予其敬哉俞予聞之
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
誠以撫訓羣子厥乃我齒齒則受厥教于書學未遑惟
寧敦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
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祇以防于微翳義形于色厚
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諧我五妹惟我

兄弟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寔母氏是憑予其
為政叢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予其望色思寬獄之
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
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
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
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
羣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咸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
琬乃沉毅篤固惟瑀厥清粹平理謨茂哉雋哲寅亮總

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鑠惠和惟我蒙蔽極否於義訓嗟
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
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
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於總角以逮于弱
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予其
敬忌于厥身而匡予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
曾不知予知之適改惟冲子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
于貌厥乃口無擇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剝肅而不厲厥

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瞻
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修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
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
而卑沖而恒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
言厥有道淳曰俞祇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
身不及於人不敢愼於勤厥故維新湛曰俞瑄亦昌言
瑄曰俞滋敬于已不滋敬于已惟敬乃恃無忘有恥湛
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

心於虞湛曰俞總亦昌言總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
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
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
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
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哉居邑累年朝野多歎
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遷太子僕未就命而武
帝崩惠帝即位以為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
論三十餘篇別為一家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

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

淳字孝沖亦有文藻與湛俱知名官至弋陽太守遭中原傾覆子姪多沒胡寇唯息承渡江

承字文子參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末王敦舉兵內向承與梁州刺史甘卓巴東監軍柳純宜都太守

譚該等並露檄遠近列敦罪狀會甘卓懷疑不進王師
敗績敦悉誅滅異已者收承欲殺之承外兄王廙苦請
得免尋為散騎常侍

潘岳

從子尼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比琅邪
內史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終賈之儔也
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武帝躬耕藉田岳作
賦以美其事曰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

藉于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掃路封
人墳宮掌舍設栢青壇鬱其嶽立兮翠幕黝以雲布結
崇基之靈趾兮啓四塗之廣阼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
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蔥牂服于縹輶
兮紺轅綴于黛耜儼儲駕於屢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
寮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
兮接游車之鞞鞞微風生於輕幘兮纖埃起乎朱輪森
奉璋以偕列兮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

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閭闔洞啓參
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執轡后妃獻種桂之種司農撰
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天子乃
御玉輦陰華蓋衝牙錚鎗綃紈綵繅金根照耀以烱晃
兮龍驤騰驤而沛艾表朱玄於離坎兮飛青縞於震兌
中黃暉以發輝兮方綵紛其繁會五路鳴鸞九旗揚旆
瓊釵入藻雲罕曉鵲簫管嘲嘈以啾嘈兮鼓鞀礧礧以
砢礧筍簴疑以軒翥兮洪鐘越乎區外震震填填塵霧

連天以幸乎藉田蟬冕頰以灼灼兮碧色肅其芊芊似
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倚山顛也於是我皇乃降
靈壇撫御耦游場染屨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
貴賤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時也居靡都鄙人無華裔長
幼雜還以交集士女頌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髻總髻
躡踵側肩倚裳連襪黃塵為之四合陽光為之潛翳動
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
乎昏作兮慮盡力乎樹藝靡推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

自厲躬先勞而悅使分豈嚴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
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為基人以
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
宜弗任四業之務不壹野有菜蔬之色朝乏代耕之秩
無儲蓄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三代之衰皆此物也今
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圖匱於豐防險於逸欽哉欽
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舜之
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簠簋

普淖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
酒嘉栗宜其時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
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之性人之所由靈也
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尠哉希矣逮我皇
晉實光斯道儀刑孚于萬國愛敬盡于祖考故躬稼以
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
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二美顯焉不亦遠乎
不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採其芳大君戾止言

藉其農其農三推萬國以祗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簋
斯盛我簋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
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岳才名冠世為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為河
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
王濟裴楷等並為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閭道為謠
曰閭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韜和嶠刺促不得休轉
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奸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

度勅當除之十里一官擁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後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為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

畿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
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楮寫鞍皆有所態又諸劫
盜皆起於迥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奸宄生心連陌
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
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攤
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
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攤門或避晚關迸逐路隅祇
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攤獨復

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
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
疲人獨專權稅管開閉之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
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懽心使客舍洒
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顛顛之望請曹列上
朝廷從之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度支郎遷
廷尉評以公事免楊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為太傅主
簿駿誅除名初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

琴頗能屬文岳之為河陽令愛其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
為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網紀皆當從坐同署
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
吏故得免未幾選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
水文清旨諂辭多不錄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
免尋為著作郎轉散騎侍郎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
等諂事賈謚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愍懷之文
岳之辭也謚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謚晉書限斷亦岳之

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既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

令尚書郎廷尉評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
除名為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
去官免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
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
之效也普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
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
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
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於是覽止

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
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
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
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遨墳素之長圃步先
哲之高衢雖吾顏之云厚猶內愧于甯蘧有道余不仕
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
而閑居于洛之渙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沂伊面郊
後市浮梁黜以逕度靈臺傑其高峙闢天文之祕奧覩

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幕綠微谿子巨乘
異秦同歸礮石雷駭激矢蟲飛以先啓行耀我皇威其
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縈映圓海回泉聿追
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祇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
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于紫燎以郊祖
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以齊玄
管啾啾而並吹煌煌乎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
之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祁

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而道
在則是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訓若風行應猶草靡此
里仁所以為美孟母所以三徙也爰定我居築室穿池
長楊映沼芳枳樹籬游鱗灑澗茁茁敷披竹木翳藹靈
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桕之柿周文弱枝之棗
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耀丹
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延乎其側梅杏郁棣之
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蔥韭

蒜芋青筍紫薑薑薺甘旨蓼萋芬芳蘘荷依陰時藿向
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
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
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常膳載加舊疴有痊於是
席長筵列孫子柳垂蔭車結軌陸摘紫房水挂鰕鯉或
宴於林或楔於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
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盃樂飲絲竹駢羅頓
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已而自省

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而奚擬乎明哲仰衆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初比為琅邪內史孫秀為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為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為亂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

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
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
其讖岳母及兄侍御史釋弟燕令豹司徒掾據據弟詵
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長幼一時被害唯釋子伯武逃
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呼不可解會詔原之岳
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為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
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載以歸
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岳從子

尼

尼字正叔。祖勗。漢東海相。父滿。平原內史。並以學行稱。尼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唯以勤學著述。為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其辭曰。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

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
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
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
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憂患接於外矣
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
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
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羣
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

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懽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駕蹇希奔放之跡鉛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沓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頽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

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
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
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
絕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
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為私故身正則私全慎言
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
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
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

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黻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

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
祕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
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
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議論絕
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
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
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
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

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游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

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為工匠天地為陶鈞名位為糟粕勢利為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已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矣初應州辟

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太康中舉秀才為太常博士歷高
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
頌其辭曰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
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於崇正殿實應
天縱生知之量微言與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至二
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
日景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于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
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

翼贊之敬乃埽壇為殿懸幕為宮夫子位於西序顏回
侍于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二學儒官縉紳先生之
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
事之命設樽篚于兩楹之間陳罍洗於阼階之左几筵
既布鍾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謙光
之美彌劬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
典不刊之美業允不可替已于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
之禮已畢釋玄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

外羣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
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
鏘闔閭般辟俛仰可以徵神滌欲移風易俗者固不畢
奏抑淫哇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
無遠邇離鄉越國扶老携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
傾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沔泗之風歌來蘇之
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
于九有之內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

也尼昔忝禮官嘗聞俎豆今廁末列親覩盛美瀝漬微
猷沐浴芳潤不知手舞口詠竊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
足測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三元迭運五
德代微黃精既亢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晉畿祚以
大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熙遐緒三分自文受終惟
武席卷要蠻蕩定荒阻道濟羣生化流率土後帝承哉
丕隆曾構奄有萬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
敬日躋濬哲閱茂留精儒術敦閱古訓遵道讓齒降心

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啓台
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講閣閣抽演微言啓發道真
探幽窮蹟溫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崇聖重師卜
日告奠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盥乃薦恂恂
孔聖百王攸希亶亶顏生好學無違曰皇儲后體神合
機兆吉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二宮鵲鵲庶僚俊乂鱗萃
髦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瓊瑤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瓊
瑤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神人允諧蟬冕耀庭細珮

振階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有惟馨舞以六
代歌以九成莘莘胄子祁祁學生洗心自百觀國之榮
學猶蒔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萬邦蟬蛻矧
乃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擣滌絲匪玄黃水罔方圓引之
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如雲下效如
川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世子今我皇儲
濟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思文哲后媚
茲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純嘏自晉永世

昌阜微微下臣過充近侍猥躡風雲鸞龍是廁身澡芳
流目玩盛事竭誠作頌祇詠聖志出為宛令在任寬而
不縱恤隱勤政厲公平而遺人事入補尚書郎俄轉著
作郎為乘輿箴其辭曰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
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
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
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
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為君

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為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刼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已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于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

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杆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於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

天子之事也尼以為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幾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為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邱垤之望華岱恒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

濁同流玄黃錯跣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
尚矣皇極啟建兩儀既分彝倫永序萬邦已紛國事明
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義農已降暨于夏殷
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
人歸孝慈無為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
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
藹萬乘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幾業業
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

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監不遠若之何勿懲且厚味腊
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瑤臺糟邱酒池象筋玉
杯厥有伊何龍肝豹胎惟此括婦職為亂階殷用喪師
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不
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湯有慙德武未盡善
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沉湎不式古訓而
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
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

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
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
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
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剋殷伊武故禪代非
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
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剋卒於絕緒故王
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伊起
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

臣盖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
未易甘言美疾尠不為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
主位極則侈知人則括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奸
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
受雋又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
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及趙王倫篡位孫秀專
政忠良之士皆罹禍酷尼遂疾篤取假拜埽墳墓聞齊
王冏起義乃赴許昌冏引為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

事平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祕書監永興末為中書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尼職居顯要從容而已雖憂危不及而備嘗艱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沒携家屬東出城臯欲還鄉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於塢壁年六十餘

張載

弟協

協弟亢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

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
綴岷嶓南通邛夔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
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劒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
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
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
人荷戟萬夫趑趑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
而喜河山之固見屈吳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興實由
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眇不敗績

公孫既沒劉氏銜壁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河敢
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竒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
使鑄之於劔閣山焉載又為權論曰夫賢人君子將立
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
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
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勝紀
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伏世亂則竒用豈不
信歟設使秦莽修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

健吏光武春陵之俠客耳況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刃非斬鴻不韜於鞘是以驚蹇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列而無長途犀革以決之此離朱與瞽者同眦之說也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勲居太平之際而吐違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鬻章甫於越也漢文帝見李廣而歎曰惜子不遇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

騁其能辯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荆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青骹繁霜紮於籠中何以效其撮東郭於羶下也白猿玄豹藏於靈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也孱夫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鼎無以明之蓋聶政與荆卿爭勇非彊秦之威孰能辯之故餓夫庸隸抱關屠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顏孟之術抱

伊管之略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為功無為之時難為名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說况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為枉伏莫不飾小辯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於時退之無損於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煦之豈不哀哉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閥閱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僂僂卓犖倜儻之徒直將伏死歛衽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如軒冕黻班之士

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
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
載又為濛汜賦司隸校尉傳立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
談盡日為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
復為著作郎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長沙
王又請為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載見世方亂
無復進仕意遂稱疾薦告歸卒於家

協字景陽少有雋才與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祕書郎補

華陰令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
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
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
命其辭曰冲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蟠超世高蹈游
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
山之窮奧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整雲輅駮飛黃
越奔沙輟流霜陵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旌拂霄崿軌
出蒼垠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

顧石室而迴輪遂適沖漠公子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
藹蕭瑟虛玄溟海渾濩涌其後嶰谷岬嶒張其前尋竹
竦莖蔭其壑百籟羣鳴籠其山衝飈發而回日飛礫起
而灑天於是登絕巘愬長風陳辨惑之辭命公子於巖
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生
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鴻伐於金冊今公子違世陸
沉避地獨竄有生之懼滅資父之義廢愁洽百年苦溢
千載何異促鱗之游汀寧短羽之栖翳薈今將榮子以

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窮地而遊中天而居
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穀之瓠解疏屬之拘子
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
話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
而孤生既乃瓊巘層陵金岬岬岬右當風谷左臨雲谿
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跖實之蹊搖剛峻挺茗邈嶢峣晞
三春之溢露愬九秋之鳴飈霽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
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雕於是構雲梯陟崢嶸剪

麇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營匠斷其樸伶倫均其聲
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鐘韻清統梁追逸響於八
風採竒律於歸昌啟中黃之妙宮發蓐收之變商若乃
龍火西頽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
徒流宕百罹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若乃
追清哇赴嚴節奏淶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蕤英
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輦嫠為之辟操孀老為之嗚咽
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

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蘭
宮祕宇雕堂綺櫳雲屏爛肝瓊壁青蔥應門八襲璇臺
九重表以百常之闕闌以萬雉之墉爾乃峽榭迎風秀
出中天翠觀岑青彤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陞陵山望玉
繩而結極承倒影而開軒頰素煥爛粉拱嵯峨陰虬負
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方疏含秀圓井吐葩
重殿疊起交綺對楨幽堂畫密明室夜朗焦冥飛而風
生尺蠖動而成響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携公子而

雙遊時娛觀於林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
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觀仰折神譔
俯採朝蘭愬惠風于蘅薄眷椒塗於瑤壇爾乃浮三翼
戲中沚潛鯁駭驚翰起沉絲結飛矰理挂歸翮於赤霄
之表出華鱗於紫潭之裡然後縱櫂隨風弭楫乘波吹
孤竹撫雲和川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採菱之歌歌曰
乘鷁舟方為水嬉臨芳洲子拔靈芝樂以忘戚遊以卒
時窮夜為日畢歲為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

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
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
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
髦啓雄芒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駟驪屯羽隊於外
林縱飛翼於中荒爾乃張脩毘布飛羅凌黃岑挂青巒
畫長壑以為限帶流谿以為闕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
跡叩鉦散校舉麾贊獲穀金機馳鳴鏑翦剛豪落勁翮
連騎競驚駢武齊轍翕忽揮霍雲迴風烈聲動響飛形

移影發舉戈林聳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有
圓文之研斑題之縱鼓鬣風生怒目電睨口齧霜丹足
撥飛鋒甌林蹶石扣拔幽叢於是飛黃奮銳賁育逞伎
蹴封豨攢馮豕拉酣驪挫解弛鉤爪摧踞牙擺濶漫狼
籍傾榛倒壑隕觜挂山僵踣掩澤藪為毛林隰為丹薄
於是徹圍頓網卷旆收鳶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
勤息馬韜弦肴駟連驪酒駕方軒千鍾電醕萬燧星繁
陵阜沾流膏谿谷厭芳烟歡極樂殫迴節而旋此亦畋

遊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為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劒歐冶所營邪谿之鉞赤山之精銷踰
羊頭鑠鉞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
炭神器化成陽文陰漫既乃流綺星連浮采艷發光如
散電質如耀雪霜鍔水凝冰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
闕指鄭則三軍白首摩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龍
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
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胡

價無三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功
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
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
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天
驥之駿逸態超越稟氣靈川受精皎月眸矐黑照玄綵
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
能覩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赴春衢整秋御虬螭
螭騰麟超龍翥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

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
再踐千里爾乃踰天根越地隔適汗漫之所不遊躡章
亥之所未跡陽烏為之頓羽夸父為之投策斯蓋天下
之雋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
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爾
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饗鼎
庖丁揮刀味重九沸和無芍藥晨晞露鵲霜鷓黃雀圓
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蹠翰音之跖燕髀猩脣尾殘

象白靈川之龜菜黃之鮐丹穴之鸚玄豹之胎燁以秋
橙醑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
出自九谿頰尾丹腮紫翼青鬢爾乃命支離飛霜鏐紅
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
足擬其薄繁者既闕亦有嘉羞商山之果漢臯之榛析
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芳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荆南
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玄石嘗其味儀氏
進其法傾壘一朝可以流湏千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

告捷斯人神之所欣羨觀聽之所煒曄也子豈能強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爽口之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顧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昭煥帝載緝熙導氣以樂宣德以詩教清乎雲官之世政穆乎鳥紀之時王猷四塞

函夏謐靜丹冥投鋒青微釋警却馬於冀車之轅銘德
於昆吾之鼎羣萌反素時人載郁耕父推畔漁豎讓陸
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雍巍巍蕩
蕩玄髻巷歌黃髮擊壤解義皇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
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輜軒地未被乎正朔莫
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蛟感惠無思不服苑戲
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鳥鳴鳳在林夥于黃帝之園有
龍遊川盈於孔甲之沼萬物烟煴天地交泰義懷靡內

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象刺于百工兆發乎
靈蔡搢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並
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茲狂狷盖理
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
誘我以韻耳之樂栖我以蔀家之屋田遊馳蕩利刃駿
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
皇風載躋時聖道醇舉實為秋摘蓂為春下有可封之
人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從後塵世以為工永嘉

初復徵為黃門侍郎託疾不就終於家

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中興初過江拜散騎侍郎祕書監荀崧舉亢領佐著作郎出補烏程令入為散騎常侍復領佐著作述歷贊一篇見律歷志

史臣曰孝若挾蔚春華時標麗藻覩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儔於賈誼

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蹟潘著哀詞貫
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
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為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彈
盈果拜塵趨貴滅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斯才也
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含咀藝文履危
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
裁箴懸棄興之鑑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鏤石之
文見奇於張敏濛汜之詠取重于傅玄為名流之所挹

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摘光王府棣萼相輝泊乎二陸
入洛三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贊曰湛稱弄翰縟彩彫煥才高位卑往哲攸歎岳實含
章藻思抑揚超權冒勢終亦罹殃尼標雅性夙聞詞令
載協飛芳棣華增映

晉書卷五十五

晉書卷五十五考證

潘岳傳從子尼○尼監本誤產今按本傳改正

徒望歲以自必○必本集作畢文選注畢卒也所謂卒歲之計也

尋為著作郎轉散騎侍郎○汲古閣本此句下尚有遷給事黃門侍郎七字

鑽蚌瑩珠○蚌本書音義作蜃字書不載蜃字今從監本

晉書卷五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五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二十六

江統字彪 惇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祖毚以義行稱為譙郡太守
封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靜默有遠志時人為之語
曰嶷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名襲父爵除山

陰令時闕隴屢為氐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擒氐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幣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

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懷柔也當其彊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弱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彊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

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郟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

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
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
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
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
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
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
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
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

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為行衛於是羣
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
城邑鄧隲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
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
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
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
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
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

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怙終於覆敗段熲臨衝
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為大漢
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
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
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
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
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
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烏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

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為居
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
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
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
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
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脩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
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
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

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
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地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
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難並
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有
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閼山河雖為寇暴
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
有征無戰全軍獨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
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

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羗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羗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

而令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
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
惠而求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
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
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
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
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過未鳩與關中之
人戶皆為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

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理之于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

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
年之益若憚蹙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
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
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
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為二呼韓邪
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
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
戾故何熙梁覲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

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于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却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

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
子孫寧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
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
顧其微弱勢力不成耳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
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湏夷虜
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
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

華時服其深識遷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為宜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為父祖改選者蓋為臣子開地不為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詭辭避迴則為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

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為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為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為比體例既全於義為弘朝廷從之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為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

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為首虞舜之德以孝為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為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為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為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獻詰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

及成王之為太子也則周召為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
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
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
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
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
範令軌永為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德故
堯稱采掇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絺足履草
屨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為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修

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筭路藍縷用
張楚國大夫修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
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修之者顏回以
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
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
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主則有瑤
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
侯為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餼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

庶人有擊鐘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
聞以為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
課試日精臣等以為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
不足為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
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
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即
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
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為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

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贍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離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千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為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為圃仲尼不答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

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
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
相放莫以為恥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
子雞麪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其五曰竊見禁土令
不得繕修牆壁動正屋瓦臣以為此既違典彝舊義且
以拘擥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為宜朝廷
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
與宮臣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都官從事悉

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
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謐曰所以廢徙
太子以為惡故耳東宮故臣冒罪拜辭涕泣路次不顧
重辟乃更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謐語洛陽令曹攄由
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統作誄叙哀為世所重後為博
士尚書郎叅大司馬齊王冏軍事冏驕荒將敗統切諫
文多不載遷廷尉正每州郡疑獄斷處從輕成都王穎
請為記室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辭甚切至以母憂

去職服闋為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為兗州牧以統為
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
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
高平郗鑒為賢良陳留阮脩為直言濟北程收為方正
時以為知人尋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
嘉四年避難奔于成臯病卒凡所造賦頌表奏皆傳於
後二子彪博

彪字思立本州辟舉秀才平南將軍溫嶠以為叅軍復

為州別駕辟司空郗鑒掾除長山令鑒又請為司馬轉黃門郎車騎將軍庾冰鎮江州請為長史冰薨庾翼以為諮議叅軍俄而復補長史翼薨大將于璚作難彪討平之除尚書吏部郎仍遷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書永和中代桓景為護軍將軍出補會稽內史加右軍將軍代王彪之為尚書僕射哀帝即位疑周貴人名號所宜彪議見禮志帝欲於殿庭立鴻祀又欲躬自藉田彪並以為禮廢日久儀注不存中興以來所不行謂宜停之

為僕射積年簡文帝為相每訪政事彪多所補益轉護
軍將軍領國子祭酒卒官子數歷琅邪內史驃騎諮議
數子恒元熙中為西中郎長史恒弟夷尚書

惇字思悛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並綜每以
為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
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為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
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咸稱之蘇峻之亂避
地東陽山太尉郗鑒檄為兗州治中又辟太尉掾康帝

為司徒亦辟焉征西將軍庾亮請為羽林將軍徵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邑里宗其道有事必諮而後行東陽太守阮裕長山令王濛皆一時名士並與惇游處深相欽重養志二十餘年永和九年卒時年四十九友朋相與刊石立頌以表德美云

孫楚

子衆

洵

纂

纂子統

統弟綽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陽太守楚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

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文帝遣符邵孫郁使吳將軍
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曰蓋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
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所由生也是故
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
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
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要以相覺悟昔炎精幽
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
靈罹塗炭之難由是九州絕貫王綱解紐四海蕭條非

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剋寧區夏協建
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嶽器
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帝
者之壯觀也昔公孫氏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
憑陵險遠講武游盤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
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於吳會自以
控弦十萬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齊左震扶桑輶轅沙
漠南面稱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

守柁鼓整鳴而元凶折首於是遠近疆場列郡大荒收
離聚散大安其居衆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以降九野
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
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也吳之先祖起自荆楚遭時擾
攘潛播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因山陵積石之固
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茲四紀兩邦合從東
西唱和互相扇動拒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
太山共相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

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
明委以萬幾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
凌威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由則
成都自潰曜兵劒閣則姜維面縛開地六千領郡三十
兵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
充於府庫夫韓并魏徙虢滅虞亡此皆前鑒後事之表
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附願為臣妾外失輔車
屑齒之援內有羽毛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

此由魏武侯却指山河自以為彊殊不知物有興亡則
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武臣猛將折
衝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
國家整脩器械興造舟楫簡習水戰樓船萬艘千里相
望剡木已米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驍勇百
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師也然主相眷眷未便
電發者猶以為愛人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
舍故先開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指往使所究也若能

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往錫追慕南越嬰
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魏藩豐
功顯報隆於今日矣若有侮慢未順王命然後謀力雲
合指麾從風雍梁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
荆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武步秣陵爾乃王輿整
駕六戎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星流龍游曜路歌吹盈耳
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烟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
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淪覆取戒萬世引領

南望良助寒心夫療膏肓之疾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之慮者亦告逆耳之言如其猶豫迷而不反恐俞跗見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矣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劬等至吳不敢為通楚後遷佐著作郎復叅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叅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奕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湮廢積

年初叅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芑遂制施敬自楚始也征
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為叅軍轉梁令遷衛將
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
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
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為得也
夫龍或俯鱗潜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
于坎井同于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廝役之
賢沒于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

賢才垂夢於傳巖望想於渭濱修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無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惠帝初為馮翊太守太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為之乃狀楚曰天才

英博亮拔不羣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
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
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
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
於文覽之淒然增伉儷之重三子衆洵纂衆及洵俱未
仕而早終惟纂子統綽並知名

統字承公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
時以為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為參軍辭不

就家於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為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後為餘姚令卒子騰嗣以博學著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於世仕至尚書郎早終

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褫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

松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耳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服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滂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滂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

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綽性通率好譏調
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
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征西將軍庾亮請為
叅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揚州刺史殷
浩以為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為右軍長史轉
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欲經
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
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

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
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
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
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
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
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
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
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

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
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
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
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
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壠成行
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
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

保丞丞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
終為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
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
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
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
踰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
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食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
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

卯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
本疾寇所以為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
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
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
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
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
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
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

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徙者之資如此
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
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
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紃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
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減寇
為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
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
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

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
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
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
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
溫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
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
不朽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
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文才垂稱

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溫王郊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為碑
文然後刊石焉年五十八卒子嗣有綽風文章相亞位
至中軍叅軍早亡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為其冠
徙我之論實是經國遠圖然運距中哀陵替有漸假其
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逮愍懷廢徙冒禁
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熊掌虧位隆端右竭誠獻替
惇遺忽榮利聿修天爵雖出處異塗俱難兄弟矣孫楚

體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媿色覽其貽皓
之書諒曩代之佳筆也而負才誕傲蔑苞忿奕違遜讓
之道肆陵憤之氣十年沉廢蓋自取矣統綽棣華秀發
名顯中興可謂無忝爾祖統竟淪跡下邑窮觀勝地會
其心焉綽獻直論辭都不懼元子有匪躬之節豈徒文
雅而已哉

贊曰應元蹈義子荆越俗江寡悔尤孫貽擯辱彰統昆
弟江左馳聲彬彬藻思綽冠羣英

晉書卷五十六

晉書卷五十六考證

江統傳濟北程牧為方正○牧一本作牧本書成都王
穎傳以黃門郎程牧為左司馬未知即其人否

征西將軍庾亮請為羽林將軍○羽林將軍監本作儒
林參軍今從宋本

晉書卷五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五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二十七

羅憲
兄子尚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文早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為子貢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仕蜀為太子舍人宣信

校尉再使於吳人稱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介然皓患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率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脣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為降虜乎乃歸順於是繕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

父死百城無主吳又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
又遣陸抗助協憲距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太半
或勸南出牂牁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為人主百
姓所仰既不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
會荊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
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
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劔泰始六年卒
贈使持節安南將軍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謚曰烈初

憲侍讌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叙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武帝並召而任之子襲歷給事中陵江將軍統其父部曲至廣漢太守兄子尚

尚字敬之一名仲父式牂牁太守尚少孤依叔父憲善屬文荊州刺史王戎以尚及劉喬為參軍並委任之太康末為梁州刺史及趙廞反於蜀尚表曰廞非雄才必無所成計日聽其敗耳乃假尚節為平西將軍益州刺

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
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
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為禍
時李特亦起於蜀攻蜀殺趙廞又攻尚於成都尚退保
江陽初尚乞師方嶽荊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孫阜
救之次於江州岱旱兵盛諸為寇所逼者人有奮志尚
乃使兵曹從事任銳偽降因出密宣告於外剋日俱擊
遂大破之斬李特傳首洛陽特子雄僭號都於郾城尚

遣將軍隗伯攻之不剋俄而尚卒雄遂據有蜀土

滕脩

滕脩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仕吳為將帥封西鄂侯孫皓時代熊睦為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為執金吾廣州部曲督郭馬等為亂皓以脩宿有威惠為嶺表所伏以為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以討之未剋而王師伐吳脩率眾赴難至巴丘而皓已降乃縞素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閭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

詔以脩為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侯
加鼓吹委以南方事脩在南積年為遼夷所附太康九
年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謚曰聲脩之子
並上表曰亡父脩羈紲吳壤為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
至化得從俘虜握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
由勲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
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櫬還都瞻望雲闕實懷痛裂竊
聞博士謚脩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

聞訴帝乃賜謚曰忠並子含初為庾冰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國侯邑千六百戶授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在任積年甚有威惠卒謚曰戴含弟子遯交州刺史脩曾孫恬之龍驤將軍魏郡太守戍黎陽為翟遼所執死之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兖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

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一州
以為美談署武猛從事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後下詔曰
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
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
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兖州
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
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
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

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
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畧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
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
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
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既衆州郡兵
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
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
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

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
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
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
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
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
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
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
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

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
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
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
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
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
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
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勲賞有司奏隆
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琰駁曰前精募

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為誘引今隆全軍獨剋西
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聽許以明要信
乃從珧議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毀
宜時興復以隆為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
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為邊患隆至帥
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
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
隆之政不敢為寇太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護東羌校

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洛陽太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老不宜服戎於是徵隆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竟卒於官子咸嗣亦驍勇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以咸為鷹揚將軍率兵屯河橋中渚為乂將王瑚所敗沒於陣

胡奮

胡奮字玄威安定臨涇人也魏車騎將軍陰密侯遵之

子也奮性開朗有籌略少好武事宣帝之伐遼東也以
白衣侍從左右甚見接待還為校尉稍遷徐州刺史封
夏陽子匈奴中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為
監軍假節頓軍硯北為蕃後繼擊猛破之猛帳下將李
恪斬猛而降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
事遷護軍加散騎常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
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泰始末武帝怠政事
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為貴人

奮唯有一子為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為貴人哭曰老
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奮既
舊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寵待遷左僕射加鎮軍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
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
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
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人皆為之
懼駿雖銜之而不能害後卒于官贈車騎將軍謚曰壯

奮兄弟六人兄廣弟烈並知名廣字宣祖位至散騎常侍少府廣子喜字林甫亦以開濟為稱仕至涼州刺史建武將軍假節護羌校尉烈字武立為將伐蜀鍾會之反也烈與諸將皆被閉烈子世元時年十八為士卒先攻殺會名馳遠近烈為秦州刺史及涼州叛烈屯於萬斛堆為虜所圍無援遇害

陶璜

陶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吳

歷顯位孫皓時交趾太守孫諝貪暴為百姓所患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既苦遠役咸思為亂郡吏呂興殺諝及荀以郡內附武帝拜興安南將軍交趾太守尋為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爨谷為交趾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犍為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交趾破吳軍於古城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

為監軍薛珣為威南將軍大都督璜為蒼梧太守距稷
戰於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珣怒謂璜曰若自
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
不相順故致敗耳珣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
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珣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為前部
督璜從海道出於不意徑至交趾元距之諸將將戰璜
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偽退璜追
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

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竒竒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為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輅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璜遂陷交趾吳因用璜為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脩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脩從之果破賊初霍弋之遣稷昊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

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脩則既為毛晃所殺則子允隨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復讐璜不許晃密謀襲璜事覺收晃呵曰晉賊晃厲聲曰吳狗何等為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晃猶罵曰吾志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既擒稷等並送之稷至合

浦發病死孟幹爨能李松等至建鄴皓將殺之或勸皓
幹等忠於所事宜宥之以勸邊將皓從其言將從之臨
海幹等志欲北歸慮東徙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
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後幹逃至京都松能為皓所殺幹
陳伐吳之計帝乃厚加賞賜以為日南太守先是以楊
稷為交州刺史毛晃為交趾太守印綬未至而敗即贈
稷交州晃及松能子並關内侯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
内附璜遣將攻之不剋祚舅黎晃隨軍勸祚令降祚答

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唯力是視耳踰時乃拔皓以璜
為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
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
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中
脩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皓既降晉
手書遣璜息融勅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
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為冠軍將軍吳既平
晉滅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

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為逋寇自稱為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長吏臣以魍魎昔為故國所採偏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

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為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
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
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
鎮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陸並
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
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擢蠲
其罪釁改授方任去辱即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
所受臨履所見謹冒瞽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硠确無有

田農百姓唯以採珠為業商賈去來以珠貨米而吳時
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飢困又所
調猥多限每不充令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麤者
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
並從之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
喪慈親朝廷乃以員外散騎常侍吾彥代璜彥卒又以
員外散騎常侍顧祕代彥祕卒州人逼祕子參領州事
參尋卒參弟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

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碩碩走得免起兵討
壽禽之付壽母令鳩殺之碩乃迎璜子蒼梧太守威領
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為交
州自基至綏四世為交州者五人璜弟濬吳鎮南大將
軍荊州牧濬弟抗太子中庶子濬子湮字恭之湮弟猷
字恭豫並有名湮至臨海太守黃門侍郎猷宣城內史
王導右軍長史湮子馥于湖令為韓晃所殺追贈廬江
太守抗子回自有傳

吾彥

吾彥字士則吳郡吳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羣仕吳為通江吏時將軍薛珣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初為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稍遷建平太

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為備皓不從彥乃輒為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剋乃退舍禮之吳亡彥始歸降武帝以為金城太守帝嘗從容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為亡國

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為陛下擒此蓋天時豈
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為吳將積有歲年蔑爾
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
嘉之轉在敦煌威恩甚著遷鴈門太守時順陽王暢驕
縱前後內史皆誣之以罪及彥為順陽內史彥清身率
下威刑嚴肅眾皆畏懼暢不能誣乃更薦之冀其去職
遷員外散騎常侍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
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會交州

刺史陶璜卒以彥為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餉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為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侯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並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無譏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毀言漸息矣初陶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真賊帥趙祉

圍郡城彥悉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威恩宣著南州寧靖自表求代徵為大長秋卒於官

張光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少為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趙王倫為關中都督氐羌反叛太守張損戰沒郡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

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將
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彤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
恭之忠宜加甄賞以明獎勸於是擢授新平太守加鼓
吹屬雍州刺史劉忱被密詔討河間王顥光起兵助忱
忱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
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為顥所擒顥謂光曰前起兵
欲作何策光正色答曰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
得有今日也顥壯之引與歡宴彌日表為右衛司馬陳

敏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荊州討之刺史劉弘雅敬重光稱為南楚之秀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大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皮初為步軍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為水軍藏舟艦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奮賊衆大敗弘表光有殊勲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先是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于城固漸為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定窘

急偽乞降于燕并餽燕金銀燕喜為之緩師定密結李
雄雄遣衆救定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沖東奔
魏興殷亦棄官而遁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結諸郡
守共謀進取燕唱言曰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剋復之事
當俟英雄正沖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緩寇
致喪漢中寔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以
徇綏撫荒殘百姓悅服光於是却鎮漢中時逆賊王如
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

軍晉邈率衆於黃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邈言使居城固旣而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屬不事佃農但營噐杖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衆討運不剋光乞師於氐王楊茂搜茂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運同光弗之知也遣息援率衆助邈運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為流矢所中死賊遂

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
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劒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
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絕而卒時年五十
五百姓悲泣遠近傷惜之有二子吳邁吳少辟太宰掾
邁多才略有父風州人推邁權領州事與賊戰沒別駕
范曠及督護王喬奉光妻息率其遺衆還據魏興其後
義陽太守任愔為梁州光妻子歸本郡南陽太守應詹
白都督王敦稱光在梁州能興微繼絕威振巴漢值中

原傾覆征鎮失守外無救助內闕資儲以寡敵衆經年抗禦厲節不撓宜應追論顯贈以慰存亡敦不能從

趙誘

趙誘字元孫淮南人也世以將顯州辟主簿值刺史却隆被齊王罔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子姪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為罔所討進退有疑會羣吏計議誘說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兵颺起其敗必矣今為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

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簿張襄等諫隆若無所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決遂為其下所害誘還家杜門不出左將軍王敦以為叅軍加廣武將軍與甘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擊杜弼於西湘太興初復與卓攻弼滅之累功賜爵平阿縣侯代陶侃為武昌太守時杜曾迎第五猗於荊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

太守朱軌共距之猗既愍帝所遣加有時望為荆楚所歸誘等苦戰皆沒敦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謚曰敬子龔與誘俱死元帝為晉王下令贈新昌太守龔弟肩字伯舒王敦使周訪擊杜曾肩請從行訪憚曾之彊欲先以肩餌曾使其眾疲而後擊之肩多景首級王導引為從事中郎南頓王宗反肩殺宗於是王導庾亮並倚杖之轉冠軍將軍遷西豫州刺史卒於官史臣曰忠為令德貞曰事君徇國家而竭身歷夷險而

一節羅憲滕脩濯纓入仕指巴東而受脤出嶺嶠而揚
麾屬鼎命淪胥本朝失守屈巴丘而流涕集都亭而大
臨古之忠烈罕輩於茲孝興之智勇立威之武藝滅醜
虜於河西制凶酋於硯北審楊欣之必敗譏楊駿之速
禍陶璜吾彥逸足齊驅毛晃屈其深謀陸抗竒其茂略
薪猶之任清規自遠輦鼓之臣厥聲彌劭景武南楚秀
士元孫累葉將門赴死喻於登仙效誠陳于上策竟而
俱斃貞則斯存

贊曰憲居玉壘才博流譽脩赴石門惠政攸著孝興立
威操履無違愚墳畢禮楊門致譏璜謀超絕彥材雄傑
潛師襲董觀兵歎薛惟趙與張神畧多方作尉北地立
功西湘

晉書卷五十七

晉書卷五十七考證

陶璜傳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吳志孫休
傳使察戰到交趾調孔爵大豬注察戰吳官名號今
楊都有察戰巷

晉書卷五十七 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五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二十八

周處

子玘

玘子勰

玘弟札

札兄子筵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
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州
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

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貝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

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
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已期年州府
交辟仕吳為東觀左丞孫皓末為無難督及吳平王渾
登建鄴宮釀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感
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
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愧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和
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
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

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
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
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始就
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
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氏人齊萬年
反朝臣惡處彊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
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
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

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
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為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
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既而梁王彤為征
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已自
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中書令
陳準知彤將逞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
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勁
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

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為國取恥彤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劒曰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為

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
信勢必不振我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
沒追贈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
為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
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處著默語三十篇及
風土記并撰集吳書時潘岳奉詔作關中詩曰周殉師
令身膏齊斧人之云亡貞節克舉又西戎校尉閭績亦
上詩云周全其節令聞不已身雖云沒書名良史及元

帝為晉王將加處策謚太常賀循議曰處履德清方才
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僚貞節不撓在我
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按謚法
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有三子玘靖札靖早卒玘札
竝知名

玘字宣佩彊毅沉斷有父風而文學不及閉門潔已不
妄交游士友咸望風敬憚焉故名重一方弱冠州郡命
不就刺史初到召為別駕從事虛已備禮方始應命累

薦名宰府舉秀才除議郎太安初妖賊張昌丘沉等聚衆於江夏百姓從之如歸惠帝使監軍華宏討之敗于障山昌等浸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等所在覆沒昌別率封雲攻徐州石冰攻揚州刺史陳徽出奔冰遂略有揚土玕密欲討冰潛結前南平內史王矩共推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軍事及江東人士同起義兵斬冰所置吳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史冰遣其將羌毒領數萬人距玕玕臨陣斬毒時右將軍

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斬冰別率趙駕於蕪湖因與玘俱前攻冰於建康冰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雲冰以降徐揚竝平玘不言功賞散衆還家陳敏反於揚州以玘為安豐太守加四品將軍玘稱疾不行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令發兵臨江已為內應翦髮為信準在壽春遣督護衡彥率衆而東時敏弟昶為廣武將軍歷陽內史以吳興錢廣為司馬玘密諷廣殺昶玘與顧榮甘卓等以兵攻敏敏衆奔潰單馬北走獲之於江乘界

斬之於建康夷三族東海王越聞其名召為參軍詔補尚書郎散騎郎竝不行元帝初鎮江左以玘為倉曹屬初吳興人錢璦亦起義兵討陳敏越命為建武將軍使率其屬會於京都璦至廣陵聞劉聰逼洛陽畏悞不敢進帝促以軍期璦乃謀反時王敦遷尚書當應徵與璦俱西璦陰欲殺敦藉以舉事敦聞之奔告帝璦遂殺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自號西平大將軍八州都督劫孫皓子充立為吳王既而殺之來寇玘縣帝遣將軍郭

逸都尉朱典等討之竝以兵少未敢前玘復率合鄉里義衆與逸等俱進討璿斬之傳首於建康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帝嘉其勲以玘行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玘甚有威惠百姓敬愛之期年之間境內寧謐帝以玘頻興義兵勲誠竝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陽之永世別為義興郡以彰其功焉玘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為不得調內懷怨

望復為刁協輕之恥恚愈甚時鎮東將軍祭酒東萊王
恢亦為周顗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
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先是流人率夏鐵等
寓於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已當與玘以三吳應之
建興初鐵已聚眾數百人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
聞鐵死懼罪奔于玘玘殺之埋于豕牢帝聞而祕之召
玘為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既
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奕世忠烈義誠顯著孤所欽

喜今以為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為公祿秩僚屬一
同開國之例玆忿於迴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
卒時年五十六將卒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傖子能復之
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傖故云耳贈輔國將軍謚
曰忠烈子勰嗣

勰字彥和常緘父言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
多居顯位駕御吳人吳人頗怨勰因之欲起兵潛結吳
興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使馥矯稱叔父札命以

合衆豪俠樂亂者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為名孫皓
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馥殺吳興太守袁瑋有
衆數千將奉札為主時札以疾歸家聞而大驚乃告亂
於義興太守孔侃侃知札不同不敢發兵馥黨懼攻馥
殺之孫弼衆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元帝以周氏奕
世豪望吳人所宗故不窮治撫之如舊侃為札所責失
志歸家淫侈縱恣每謂人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
於臨淮太守颺弟彝少知名元帝辟為丞相掾早亡

札字宣季性矜險好利外方內荏少以豪右自處州郡
辟命皆不就察孝廉除郎中大司馬齊王問叅軍出補
句容令遷吳國上軍將軍辟東海王越叅軍不就以討
錢璿功賜爵漳浦亭侯元帝為丞相表札為寧遠將軍
歷陽內史不之職轉從事中郎徐馥平以札為奮武將
軍吳興內史錄前後功改封東遷縣侯進號征虜將軍
監揚州江北軍事東中郎將鎮涂中未之職轉右將軍
都督石頭水陸軍事札脚疾不堪拜固讓經年有司彈

奏不得已乃視職加散騎常侍王敦舉兵攻石頭札開
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札為光祿勳尋補尚書頃之
遷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札兄靖子懋晉陵太守清流亭
侯懋弟筵征虜將軍吳興內史筵弟贊大將軍從事中
郎武康縣侯贊弟縉太子文學都鄉侯次兄子勰臨淮
太守烏程公札一門五侯竝居列位吳士貴戚莫與為
比王敦深忌之後筵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
錢鳳以周氏宗彊與沈充權勢相伴欲自託於充謀滅

周氏使充得專威揚土乃說敦曰夫有國者患於彊逼自古釁難恒必由之今江東之豪莫彊周沈公萬世之後二族必不靜矣周彊而多俊才宜先為之所後嗣可安國家可保耳敦納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又署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滿山云應讖當王故敦使廬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時筵為敦諮議參軍即營中殺筵及脫弘又遣

參軍賀鸞就沈充盡掩殺札兄弟子既而遣軍會稽襲
札札先不知卒聞兵至率麾下數百人出拒之兵散見
殺札性貪財好色惟以業產為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
杖外白以配兵札猶惜不與以敝者給之其鄙吝如此
故士卒莫為之用及敦死札筵故吏竝詣闕訟周氏之
冤宜加贈謚事下八坐尚書卞壺議以札石頭之後開
門延寇遂使賊敦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懋筵
兄弟宜復本位司徒王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在社稷義

在亡身至於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此言實貫於聖鑒論者見姦逆既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即復使爾要當時衆所未悟既悟其姦萌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夷朝廷檄命既下大事既定便正以為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臣謂宜與周顗戴若思等同例尚書令郗鑒議曰夫褒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司

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為邪正
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禮華樂荷不臣之罰齊靈壁孽高
厚有從昏之戮以古況今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
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導重
議曰省令君議必札之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
直出風言竟實事邪使以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
徵也論者謂札知隗協亂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姦佞
除即所謂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

以忠於社稷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不同以此滅族是其死於為義也夫信敦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之大逆惡隗協之亂政不失為臣之貞節者於時朝士豈惟周札邪若盡謂不忠懼有誣乎譙王周戴各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于必忠故宜申明耳即如令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為賢則管仲當貶若以不死為賢則召忽死為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

為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亦不必為忠皆當死也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為美談固知死與不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於一槩也且札闔棺定謚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鑒又駁不同而朝廷竟從導議追贈札衛尉遣使者祠以少牢札長子澹太宰府掾次子稚察

孝廉不行

筵卓犖有才幹拜征虜將軍吳興太守遷黃門侍郎徐
馥之役筵族兄續亦聚衆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以
為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黃門侍郎周筵
忠烈至到為一郡所敬意謂直遣筵足能殺續於是詔
以力士百人給筵使輕騎還陽羨筵即日取道晝夜兼
行既至郡將入遇續於門筵謂續曰宜與君共詣孔府
君有所論續不肯入筵逼牽與俱坐定筵謂太守孔侃

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續衣裏帶小刀便操刀逼筵筵叱郡傳教吳曾何不舉手曾有膽力便以刀環築續殺之筵因欲誅懿札拒不許委罪於從兄邵誅之筵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遷太子右衛率及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都督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軍事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未發而王師敗績筵聞札開城納敦憤咤慷慨形於辭色尋遇害敦平後與札同被復官初筵於姑孰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

躍出墮地衡獨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功不能
然也復竟覆族筵弟縉少無行檢嘗在建康烏衣道中
逢孔氏婢時與同寮二人共載便令左右捉婢上車其
彊暴若此

周訪

子撫 撫子楚 楚子瓊 瓊子彪
撫弟光 光子仲孫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安城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
世吳平因家廬江尋陽焉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
郎將訪少沉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

財為縣功曹時陶侃為散吏訪薦為主簿相與結友以女妻侃子瞻訪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叅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尋以為揚烈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討華軼所統厲武將軍丁乾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逸來攻訪訪率眾擊破之逸

遁保柴桑訪飛勝進討軼遣其黨王約傅札等萬餘人
助逸大戰於湓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
軼水軍將朱矩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
衆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為振武將軍尋陽
太守加鼓吹曲蓋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弼弼作桔槔
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棖以拒之桔槔不得為害而賊
從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
王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弼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弼

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
追彥破之臨陣斬彥時訪為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
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
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
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
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
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
不得進於是遂歸湘州訪復以舟師造湘城軍達富口

而弢遣杜弘出海昏時湓口騷動訪步上紫桑偷渡與賊戰斬首數百賊退保廬陵訪追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為賊所掠退住巴丘糧廩既至復圍弘於廬陵弘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出訪率軍追之獲鞍馬鎧杖不可勝數弘入南康太守將率兵逆擊又破之奔於臨賀帝又進訪龍驤將軍王敦表為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賜爵尋陽縣侯時梁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為征南大將軍監荆

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率杜曾摯瞻胡混等竝迎猗
奉之聚兵數萬破陶侃於石頭攻平南將軍荀崧於宛
不剋引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廙為荊州刺史令督護
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江陵將軍黃峻等討曾
而大敗於女觀湖誘軌竝遇害曾遂逐廙徑造沔口大
為寇害威振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
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
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

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盾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盾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盾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

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等走固武當訪以功
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訪謂其僚
佐曰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臣不死而有憂色今不斬
曾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破之曾遁走訪部將
蘇溫收曾詣軍并獲第五猗胡混摯瞻等送於王敦又
白敦說猗逼於曾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將
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
曾當相論為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職詔

以訪為荊州敦以訪名將勲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遇寇難荒弊實為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枕以申厚意訪投枕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實悅乎陰欲圖之既在襄陽務農訓卒勤於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憚其彊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

鮮不自稱卿功勲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為致死聞敦有不臣之心訪恒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為非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得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太興三年卒時年六十一帝哭之甚慟詔贈征西將軍謚曰壯

立碑於本郡二子撫光撫字道和彊毅有父風而將御
不及元帝辟為丞相掾父喪去官服闋襲爵除鷹揚將
軍武昌太守王敦命為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為敦爪牙
甘卓遇害敦以撫為沔北諸軍事南中郎將鎮沔中及
敦作逆撫領二千人從之敦敗撫與嶽俱亡走撫弟光
將資遣其兄而陰欲取嶽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
先斬我會嶽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
欲相違況他人乎嶽迴船而走撫遂共入西陽蠻中蠻

酋向蠶納之初獄為西陽欲伐諸蠻及是諸蠻皆怨將
殺之蠶不聽曰鄧府君窮來歸我我何忍殺之由是俱
得免明年詔原敷黨獄撫詣闕請罪有詔禁錮之咸和
初司徒王導以撫為從事中郎出為寧遠將軍江夏相
蘇峻作逆率所領從溫嶠討之峻平遷監沔北軍事南
中郎將鎮襄陽石勒將郭敬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
領奔於武昌坐免官尋遷振威將軍豫章太守後代母
邱與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尋進征

虜將軍加督寧州諸軍事永和初桓溫征蜀進撫督梁州之漢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鎮彭模撫擊破蜀餘寇隗文鄧定等斬偽尚書僕射王誓平南將軍王潤以功遷平西將軍隗文鄧定等復反立范賢子賁為帝初賢為李雄國師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賁遂有衆一萬撫與龍驤將軍朱壽擊破斬之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征西督護蕭敬文作亂殺征虜將軍楊謹據涪城自號益州牧桓溫使督護鄧遐助撫討之不能拔引退溫

又令梁州刺史司馬勲等會撫伐之敬文固守自二月
至于八月乃出降撫斬之傳首京師升平中進鎮西將
軍在州三十餘年興寧三年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襄子
楚嗣

楚字元孫起家參征西軍事從父入蜀拜鷹揚將軍隼
為太守父卒以楚監梁益二州假節襲爵建城公世在
梁益甚得物情時梁州刺史司馬勲作逆楚與朱序討
平之進冠軍將軍太和中蜀盜李金銀廣漢妖賊李弘

竝聚衆為寇偽稱李勢子當以聖道王年號鳳皇又隴西人李高詐稱李雄子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失守楚遣其子討平之是歲楚卒諡曰定子瓊嗣

瓊勁烈有將略歷數郡代楊亮為梁州刺史建武將軍領西戎校尉初氐人竇衝求降朝廷以為東羌校尉後衝反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勲等謀納衝瓊密知之收釗勲等斬之尋卒子虢嗣

虢字孟威少有節操州召為祭酒後歷位至西夷校尉

領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虢固守涪城
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為堅將朱彤邀
而獲之虢遂降于安堅欲以為尚書郎虢曰蒙國厚恩
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
雖公侯之貴不足為榮况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
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為氏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
堅因謂虢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虢攘袂厲聲曰戎狄集
聚譬猶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及吕光征西域堅出餞

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虢曰朕衆力何如虢曰戎夷以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虢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虢乃密書與桓沖說賊姦計太元三年虢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虢問其狀虢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况虢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撻之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

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沖不食而死皆忠臣也號竟以病卒於太原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玄親臨哭之因上疏曰臣聞旌善表功崇義明節所以振揚聲教垂美來衆故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虓執心忠烈厲節寇庭遂嬰禍荒裔痛寘泉壤臣每悲其志以為蘇武之賢不復過也前宣告并州訪求虓喪并索其家負荷數千始得來至即以資送還其舊壠伏願聖朝追其志心表其殊節使負霜之志不墜于地則榮慰

存亡惠被幽顯矣孝武帝詔曰虢厲志貞亮無愧古烈
未及拔身奄隕厥命甄表義節國之典也贈龍驤將軍
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又贍賜其家

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郡未有將誰可
用者光曰明公不恥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敦笑以為寧
遠將軍尋陽太守及敦舉兵光率千餘人赴之既至敦
已死光未之知求見敦王應祕不言以疾告光退曰令
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

已死兄何為與錢鳳作賊衆竝愕然其夕衆散錢鳳走出至闔廬洲光捕鳳詣闕贖罪故得不廢蘇峻作逆隨溫嶠力戰有功峻平賜爵曲江男卒官子仲孫興寧初督寧州軍事振武將軍寧州刺史在州貪暴人不堪命桓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稱復除仲孫監益豫梁州之三郡寧康初楊安寇蜀仲孫失守免官後徵為光祿勳卒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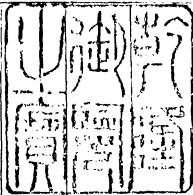
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
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
葬焉果為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為益州四十
一年如其所言云

史臣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即君子背之即小人周子
隱以跖弛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凶蛟猛獸縱毒鄉閭終
能克已厲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殉國亡軀可謂志節
之士也宣佩奮茲忠勇屢殄妖氛威略冠於本朝庸績

書於王府既而結憾朝宰潛構異圖忿不思難斯為臨
矣終於憤恚豈不惜哉札筵等負雋逸之才以英雄自
許始見疑於朝廷終獲戾於權右彊弗如弱信有微矣
而札受委扞城乃開門揖盜去順效逆彼實有之後雖
假手凶徒可謂罪人斯得朝廷議加榮贈不其僭乎有
晉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戡
定湘羅剋清江漢謀孫翼子杖節擁旄西蜀仰其威風
中興推為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哉孟威陷迹虜廷抗

辭僞主雖圖史所載何以加焉

贊曰平西果勁始邪末正勇足除殘忠能致命宣佩懋
功三定江東扎雖啓敵筵實懷忠尋陽緯武擁旄持斧
曰子曰孫重規疊矩孟威抗烈心存舊主



晉書卷五十八

晉書卷五十八考證

周處傳雍州刺史解系○本書陶璜傳有解系乃九真太守董元之勇將即為元等所殺者此解系別為一人乃姓名相同者耳

身膏齊斧○齊文選作氏注為氏所殺也

外方內荏○本書音義荏一作恁

晉書卷五十八考證